

163  
张春桥同志十一月十九日在上海

市革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市革会扩大会议由王少庸同志主持，张春桥同志作了指示。

王少庸同志谈五个问题：

1. 上海当前形势大好，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开展，但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大专红代会昨天闭幕了，基本上是成功的，也有些小问题，希望工代会开得更好，更加符合大方向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2. 长宁、闸北、南市公安分局发生些问题，怎么样正确对待这些问题？还有革命大联合、三结合问题，怎么抓好大学习问题。

3. 上海目前还有些武斗，对武斗怎么看？怎么对待。

4. 革命的大批判要继续深入下去，当前精简简政也发生些问题。

5. 上海市各方面都非常注意“炮轰南京路”的问题，革命继续在发展。

什么是主流？怎么正确对待它？

讨论中各方面的代表发言

交大同学发言：张华此人在结合中二派有争论。

春桥同志：根据刚刚讲的对有一股不正确的思潮，联合不起来，三结合不起来，学校中那群多的干部，一个二个三个干部也找不到，我，不相借，能够找到一个二个三个四个干部，先找起来，有争论的，先放一放，等联合了，共同的感情不那么对立了，共同心平气和的来介决，……来就是硬骨头，红卫兵搞不起来，人家就高兴了。有很多的问题，首先，我有责任，上次我又匆匆忙忙的跑了，好多时候没有落实，没有同同志好好







春桥同志：顶不住了，我还希望你顶得住，事情难办，我也诉苦，也顶住，我就不干了。让陈丕显跑来吗？陈的身体也养好了，不管是大红卫兵，小红卫兵，都要顶住。

出版系统发言：虽然是大联合了，还有二派，办公仍旧分开，还有小山头，文艺界冲击了出版系统，谈到人美夺权兵团夺权问题时。

春桥同志：那里出现须要介决政权问题的地方的话，还是由本单位介决，外单位不要去插手，这样一搞，只能把事情搞乱，乱又不能乱敌人，应该相信各单位的群众也能介决问题，包括文艺界，出版界也是这样，那里是知识分子多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前，资产阶级势力佔优势，问题比较复杂，有的同志问我，北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打断你的讲话，想插几句，这个问题要作一些分析，毛主席不是要我们养成分析的习惯吗？不要什么都籠里籠统的，事情发展不平衡，文化大革命一年半，有的单位搞得比较好一点，有的单位搞得差一点，有的单位很差，根本没有介决问题，不会完全一致的，说上海所有的单位都好我不相信，说上海所有的单位都很坏我也不相信，总是好的是一部分，中间状态不少还有一部分没有介决问题，采取一个单位一个问题来具体分析，文艺单位、学校、工厂、商店也是这样，具体矛盾具体分析，毛主席讲：马列主义的灵魂是具体矛盾作具体分析，这是矛盾论里讲了的，不要籠统，不要这个单位是坏的，因此其他单位都是坏的，这样就糟糕了，各单位群众都要研究一下，我们这个单位究竟怎么样，看全国形势，看全市形势，也要研究本单位的形势，这样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在这个单位里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或者这个单位的阶级阵线就根本不清楚，文艺



单位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文艺单位谁在当权，还是牛鬼蛇神在当权，在造反派队伍中，混进了一批坏人，他现在是造反了，他造谁的反，还有一些青年，我讲的是剧团，我上次找了京剧团、青年京剧团、戏曲学校几个单位的同志问了一些情况，那里周信芳的势力根本没有打下去，一些青年犯了二次错误，一部分青年开头受蒙蔽，保了一些工作组，这批青年被打了下去，有一批青年在1—2月分所谓炮打了我了，又犯了错误，又被压了，又被打了下去，我劝青年同志关起门来，咱们二家开一个会，互相批评一下。我们二家都是忠于毛主席的，我们还是要以十七年来的文艺黑线作斗争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你们联合起来，你们去整周信芳。你们二派青年斗，周信芳就舒服极了，却把敌人放在一边，牛鬼蛇神就利用青年无知，鼓动青年，你给我平反，将来我教你戏，用资产阶级东西来收买青年，这些地方阶级阵线清楚了吗？有坏人混进来，真正受文艺黑线毒少的青年，并没有在那里发挥作用，当然青年也要作阶级分析，对本单位要作分析，首先问题是队伍问题，没有革命的队伍，文艺界就不能搞好，问题要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对付一小撮，不要忙于一心往下跑，文汇报也登了一下，我们考虑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快一点下去的问题，现在是屁股坐不下来的问题，文艺界也好，大学、中学也是这样，总想往下跑，我不是说这些青年不好，他们想同工农兵结合，但是里面也闹，单位的斗批改太难了，还是出去比较好办，因此这方面事情容易放松。教育革命究竟怎么样？这个答案要我们找，世界上没有这个答案，主席提出来的须要总结我们过去的经验，彻底批判旧的教育制度旧的教育路线这须要做艰苦的工作，队伍要真正引成一批下决心把



革命搞到底的人，把这批人团结起来，依靠这批人，再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才能把文艺和其他革命搞到底，文艺界同志不急于下去，这不非斥一部分同志下去搞小分队演出，总的方面看，不管机关、学校、工厂，现在还是复课闹革命在本单位斗批改，现在还没有搞清文艺战线是怎么一回事，本单位的牛鬼蛇神没有斗，有的斗了，斗得很浮浅，有的人政治问题根本没有查，或者是简单查了一下就忘了，究竟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叛徒、特务，有的叛徒、特务还不知道，这样下去有什么用，跟这些坏人一起下去，到那里做诸葛亮去瞎指挥，一下农村就去做老师，你们看过陈永贵同志讲话没有，陈永贵同志的谈话中，对学生有相当多的意见，说学生到农村以后，看不起贫下中农，不是去学习，而是来指手划脚，很不满，陈永贵同志是个好同志，对红卫兵很喜欢的，但他对学生也有意见，有的文艺团体不管三七二十一，开公社大会把公社干部斗一通，斗了好干部，贫下中农气死了。自己就根本不懂什么叫贫农，什么叫下中农，什么叫地主富农，统统不懂，到那里就去指手划脚，反正造反就支持，不管造谁的反，这从来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文艺界、工厂、学校，现在还是首先搞好本单位，对另外单位有意见，可以把材料送给他，否则问题介决不了，乱了我们，乱不了敌人，有些单位，恐怕要乱，一潭死水的单位走资派控制的单位，这些单位一定要乱，现在乱的单位，我希望同志们开开脑筋想想问题，这个单位一定有坏人，肯定有坏人，十个有九个有坏人，不都是小将们山头主义在作怪，普陀区这样闹，没有反革命就见鬼了，一定有反革命。工人同工人为什么要打，毛主席的话不灵了吗？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一定要打死人，这里面一定有反革命在挑动，有反动派



在挑动，这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干的，是利用了无产阶级造反派内  
部一些弱点在挑，我希望你们注意一下，那个地方乱的闹的，不怕，让  
他闹，但是我们自己应该警惕，不是一般的坏人，我是这样觉得，反革  
命人家在睡觉吗？光我们忙吗？反革命也忙，他们要挖空心思来打乱我  
们，忘了这点，脑袋掉了还不知怎么会事，不要忘记还有敌人，我急于  
参加这个会，是因为我这几天看了些材料，心里有些不安，从革委会工  
作来看，其他方面工作来看，这一个月里面，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毛主  
席视察各地所作的指示反映出来的问题，没有真正落实，反而有些方面  
现在开始不是牢牢掌握大方向，大方向这个时期有点乱，受干扰，我就  
看到的材料，各方面送的东西很多，我同上海关系密切，送给我的材料  
都要看看，给我的印象。昨天晚上，我和姚文元同志交换意见，他忙不  
能回来我感觉到现在有迷失方向的危险，因为这些材料，反映不出来毛  
主席最新指示落实的情况。我在十月十六日讲话中，主要也是要落实主  
席最新指示，但是落实得不够，大方向有些地方，有些方面受到干扰，  
又不讲刘、邓、陶了，又不讲陈晋了，从反映陈晋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陈  
晋根本不认帐，什么都要躲，我们的同志对这些问题不关心，不是首  
先关心，打刘邓陶陈晋。他们一些走狗，打特务、叛徒、苏修特务、美  
国特务、国民党特务。包括上海有些反动的资本家，不是关心这些事情，  
这样我们的队伍就乱了，这就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我们自己，大  
联合就巩固不起来，没有共同的目标，怎么联合起来，只有共同的目标，  
才能联合，敌人的观念淡薄了，那就出了问题了，当然，现在不是到了  
非常不得了，今天在座的都是一些负责人，我是附带说一下，你们不要



以为斗争结束了，谁胜谁负问题，问题解决了么？没有，谁胜谁负的问题现在看决定性的问题，基本上是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如果搞不好，人家还可以再把我打倒，把我们统统打成反革命捉起来，你们以为陈、曹好对付，我可从来没有轻视这对手，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同志们：小将们特别要知道人家进行了多少年啦！陈、曹在江苏工作快30年了，从抗战开始，陈一直在江苏这一带工作，进上海也快15年了，那样容易打倒啊，在战略上藐视他们，他们只是一小撮，一个小姆指头，只要人民起来，就把他们打翻了，但是我们同时要考虑不简单，要斗有得斗了，如果不想这些，我们就会被别的事干扰了，炮轰南京路，这个意见不是不可以考虑，这种做法我们不表示一个意见，好，明天就去冲砸，我们干了，好人坏人跟着一起干，只要有一个造反派、有十几个人，先把百货店砸了，那么流氓特务什么都跟着来了，那要发生什么样的局面，那样乱了我们还是乱了敌人，那样的炮轰南京路，炮火打在刘少奇身上，我看一点也打不到刘少奇身上，我们的炮火集中起来，打到刘、邓、陶、陈、曹身上，如果这个问题发生了模糊，我觉得我有点不安，上海的同志是很好的，一直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从一月革命前到一月革命后都是这样，我们大方向始终是抓得牢的，因为大方向抓得比较紧，所以我们这里没有分裂成两大派，等到分裂成两大派，再把他合起来，就难了，我这次到北京，主要介决江苏问题，但是介决不了，我就走了，让他们在那里开一阵会，主席从这点上是从战略上考虑的，二月分就要我和姚文元同志多关心一些江、浙二省的问题，要介决江、浙问题，江、浙问题不介决，上海不能巩固，我说同志们不管有多大的风浪冲击，都要牢牢掌握这个大方向，反对刘、邓、陶



陈、曹，我们的教育革命也好，文艺革命也好，机关的斗批改也好，工厂的改革也好，这一切都是为了把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修正主义的总代表是刘少奇，才谈得到斗私批修，不能忘记这一点，一忘记了，内战就要紧张，自己就要打自己，炮火就乱了，不晓得往那儿打，其他也有很多问题，今天不想谈了，我想找文艺界同志单独谈一下，摸一些情况，附带了介绍一下出版、卫生。卫生局革委会的问题还没有介决嘛？我希望你们第一掌握大方向，第二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分析形势，看待问题去具体分析问题，然后交换意见。九月十二日江青同志在北京找了少数人谈话录音有没有送到（没有送到）怎么搞的，不是送出来？这二天讲话稿子已经送出来了，江青同志对文艺界讲话，是文革讨论过的，发了文艺界、出版界的同志都可以看看，卫生界也可以看，那次讲话对若干大学（文科大学）都是资产阶级成堆的地方，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过去资产阶级向我们专政的地方，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能不能巩固，老实说还是在这些单位。因为工人阶级队伍有改造的问题，这个队伍我们完全有信心上海的局势所以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的工人阶级的队伍好，我们有这么强大的队伍，知识界方面的工作，我这次回来须要了介一下，看能不能和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我也提不出建议，我们商量一下，机关问题考虑一下，对敌斗争有些问题（包括公安局问题），这些问题我想了介一下，另外还有别的事。我还要讲一下，掌握大方向问题，这个问题是最关紧要的问题。

工代会我还没有来得及介一些情况，看了一些材料，工代会要开好因为上海工人阶级发挥巨大的作用，不建立一个好的工代会，我看说不



## 传达张春桥同志的讲话

(交大反映张华的问题)

我就不相信，一个学校二三个干部找不到，有争论的放一放，等联合了共同的感情不那么对立了，共同心平气和的来解决，一上来就啃硬骨头，红卫兵搞三结合搞不出来，人家可就高兴了，有很多的问题首先是我有责任，上次我又匆匆忙忙的跑了，好多事没有落实，没有和同志们好好谈，去开了一次座谈会，本来还准备开一次座谈会，北京来电话，我就跑了，说是三二天就能回来，结果搞了一个月，教卫组有责任，首先我有责任，我觉得这些事还是按毛主席的指示，靠无产阶级革命派，靠下决心搞到底的人，困难再大，也没有比打上海困难，那时候，国民党有几十万部队在这里么？现在陈丕显、曹荻秋还有多少部队呀！现在是革命派掌握局势，全国是毛主席在领导，这样的情况下，还将可能按我们的力量来解决。

(交大同志讲张华问题)因为你们熟么，在这个问题上，何必在那里顶呢？张华我见过几面，但不如你们熟，因此不要在这个人的问题上顶住。(王少庸同志：张华这个人先放一放)争论大的首先放一放，首先找容易的，搞得不太好，过一个时间看一看，不行，有比这个人还要好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几天就结束了，主席讲要进行三年，现在还有一年半很多干部包括我在内，在文化大革命继续受考验。结合的干部也要受考验，原来是造反派也要受考验，看看能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有些学校相当困难，有的同志表现了坚定性，顽强地克服困难，这个堡垒解决不了，能不能迂回一下，你们为什么不能大胆地迂回一下，大队人马顶在那里。大胆前进，把他们带着，<sup>一边引，一边带着</sup>不要因为个别问题，便全局都牵直住，人民解放军过长江，不能因为江边有几个据点还没有攻下，就不过江了，有的问题要解决，我不是逃避矛盾，有区别的。可以先解决的就先解决。(交大内派争起来了)你们两家不要争了，交大的问题不要搬到这里来争论了。不搞三结合、斗批改很难搞。(政法学院汇报情况，说顶不住了)顶不住了？我还希望你们顶得住，事情难办我也诉苦，也顶不住，我就不干了让陈丕显、曹荻秋来干吗？陈丕显的身体也养好了，不管是大红卫兵、小红卫兵都要顶住。(出城系统同志汇报了人民



美术出版社夺权的问题)那里出现需要解决政权问题的話,还是由本单位解决,外单位不要去插手,这样一搞只能把事情搞乱,乱又不能乱敌人,应该相信各单位的群众,他们能解决问题,包括文艺界、出版界也是这样,那里是知识分子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前,资产阶级势力占优势,问题比较复杂,有的同志问我,北京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我打你的讲話押几句,这个问题要做一些分析,毛主席不是要求我们进行分析的习惯嗎?不要什么都乱里乱统的。事情发展不平衡,文化大革命一年半,有的单位搞得比较好一点,有的单位搞得差一点,有的单位很差,根本没有解决问题。不会完全一致的,说上海所有的单位都好,我不相信,说上海所有的单位都坏,我也不相信,总是好的是一部份,中间状况不少,还有一部份是没有解决问题,采取一个单位一个问题来进行具体的分析,文艺单位、学校、工厂、商店也是这样,具体矛盾具体分析,毛主席讲,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是具体矛盾具体分析,这是矛盾论里讲了的。不要乱统,不要这个单位是好的,因此其他单位都是坏的,这样就错了。各单位的群众都要研究一下,我们这个单位究竟怎么样,看全国的形势,看全市的形势,也要研究本单位的形势,这样才能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也可能判断错了,在这个单位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或者这个单位的阶级阵线根本不清楚,文艺单位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文艺单位能在当权?还是牛鬼蛇神当权,在造反派队伍中,混进了一批坏人。他现在是造反,他造誰的反!还有一些青年人,我讲的是剧团。我上次去了京剧院、青年京剧团、戏田学校几个单位的同志,问了一些情况,那里周信芳的势力根本没有打下去。一些青年犯了两次错误,一部分青年开始受蒙蔽,犯了一些工作组,犯了一些错误,这批青年被打了下去,又有一批青年在一、二月份所谓被打,又犯了错误,又挨整,又被打下去了。我劝青年同志关心门采哟们两家开一个会,互相批评一下,我们两家都是忠于毛主席的,我们还是要与十七年采的文艺黑线作斗争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你们联合起来,你们去整周信芳。你们内战斗,周信芳舒服舒服破了。都把敌人放在一边,牛鬼蛇神就利用青年人无知,鼓动青年,你给我平反,将来我感谢你,用资产阶级的东西去收买这些青年人。这些地方的阶级阵线清楚了嗎?真正受文艺黑线毒少的这些青年人並沒有在那里发挥作用,当然青年也要作阶级分析。对本单



红要做阶级分析，首要问题是阶级队伍问题。没有革命的队伍，文艺界就不能搞好，问题要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对一小撮，不要一心忙于往下跑，文汇报也入了一下。我们考虑，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快点下去的问题。现在是在此坐下下来的问题，文艺界也好，大学、中学也是这样，总想往下跑，我不是说这些青年人不好，他们想同工农兵结合，但是里面联系不单位的斗批改太难了，还是出去比较好办，因此，这些方面的事情容易放松。教育革命究竟怎么样，这个答案要我们找，世界上没有这个答案，毛主席提出来的，需要我们过去经验，彻底批判旧的教育制度，旧的教育路线，这需要艰苦的工作，队伍要真正形成一批下决心把革命搞到底的人，把这批人团结起来，依靠这批人去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才能把文艺和其他革命搞到底，文艺界同志不愿干下去。这不单是一部分同志下去搞小分队演出，总的方面看，不管机关、学校、工厂现在还没有搞清文艺黑线怎么回事，本单位的牛鬼蛇神没有斗，或者斗了，斗得很浮浅，有的人的政治问题根本没有查，或者简单地查了一下；这个人是叛徒、特务就完了。究竟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叛徒、特务，有的叛徒、特务也不知道，这样下去有什么用。跟这些坏人一起下去，到那里去做请为死去露指掉，一下农村就是去做老师，你们看过陈永真同志的讲话没有？陈永真同志的谈话中，对学生有相当多的意见，说学生到农村以后看不起贫下中农，不是去学习，而是来指手划脚很不满意。陈永真同志是个好同志，对红卫兵很喜欢的，但他对学生也有意见，有的文艺团体不管三七二十一开公社大会，把公社干部斗一通，斗了好干部，贫下中农气死了，自己就根本不懂什么叫贫农，什么叫下中农，什么叫地主、富农，通通不懂，到那就指手划脚，反正造反就支持，不管造谁的反。这从来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文艺界、工厂、学校，现在还是首先反对本单位，对另外的单位有意见可以把材料送给他，否则问题解决不了，乱了我们乱了敌人，有些单位恐怕要乱，一潭死水的单位，走贫贱淫制的单位，这些单位一定要乱。现在乱的单位，我希望同志们开开脑筋，想想问题，这单位一定有坏人，肯定有坏人，十个有九个有坏人，还都是小将们的山头主义作怪，普陀区这样闹，没有反革命有鬼了，一定有反革命，工人和工人为什么要打，毛主席的话不灵了吗？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会打死人，这里面一



定有反革命在挑动，有反动派在挑动。总归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干的。是利用了无产阶级造反派内部的一些弱点在挑，我希望你们注意一下，那个地方乱的、闹的，不怕，让他们闹。但是我们自己应该警惕，不是一般的坏人，我是这样觉得，反革命人家在睡觉光我们在忙吗？反革命也忙，他们要挖空心思来捣乱我们，忘了这点，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忘记还有敌人。我急于参加这个会，是因为我这几天看了一些材料，心里有些不安，从革命委员会工作来看，其他方面的工作来看，这一月里面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毛主席视察各地的工作时的指示所提出来的问题没有真正落实，反而有些地方现在开始不是牢牢掌握大方向，大方向这个时期有点乱，受干扰。我就看过的材料，各方面送的东西很多，我同上海关系密切，送给我的材料总要看，给我的影响。昨天晚上我和姚文元同志交谈意见，他忙，不能回来。我感觉到现在有迷失方向的危险。因为这些材料反映不出采毛主席最新指示落实的情况，我在十月十六日的讲话中主要也是要落实主席的最新指示，但是落实得不够，大方向有些地方有些方面受到干扰。又不讲刘、邓、陶了，又不讲陈、曾了。从反映陈曾的材料中可看出陈、曾根本不认帐，什么都要碰。我们的同志对这些问题不关心，不是首先关心如何把刘、邓、陶、陈、曾和他们的一些走狗，把特务、叛徒、办修特务、美国特务、国民党特务、上海有些反动的资本家。不是关心这些事情了，这样我们的队伍要乱了。这就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大联合就巩固不起来，没有共同的目标，怎么联合起来，只有共同的目标才能联合。敌人的观点亮过了，就出了问题，当然现在不是搞得不行了，今天在坐的都是些负责人，我是附带说一下，你们不要以为斗争结束了，谁胜谁负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没有！谁胜谁负的问题现在看来决定性的胜利基本上是我们胜利了。但是，如果我们搞不好人家还可以再把我们打倒，我们统统打成反革命提起来，你们以为陈曾好对付，我可从来没有轻视这对头，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同志们、小将们特别要知道，人家进行了多少年了？陈曾在江苏工作快三十年了，从抗日开始，陈丕显一直在江苏这带工作，进上海快十五年了，那样容易打倒？在战略上藐视他们，他们是一小撮，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小母猪头，只要人民起来就把他们打败了。但是我们同时要感到不简单，要斗，有的斗了。炮轰南京路，这



个意见不是不可以考虑，这个做法我们不表示一个意见，我们明天就去冲、砸，我们干了，好人坏人跟着我们一起干，只要我们有一个造反派有十几个人就把百货店砸了，那么流氓特务什么都跟着采了，那要发生什么样的局面？那样乱了我们还是乱了敌人？那样炮轰南京路，炮火会打在刘少奇身上？我着一点也打不到刘少奇身上，我们的炮火集中起来打到刘邓陶陈曹身上，如果这个问题发生了模糊，我觉得我有点不安。上海的同志是很好的，一直系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从一月革命前到一月革命后都是这样，我们大方向始终都是孤待年的。因为大方向抓得比较紧，所以我们这里没有分裂成两大派，等到分裂成两大派再把它合起来就难了。我这次到北京，主要解决江苏问题，但是解决不了我就走了，让他们在那里开一牌子会。毛主席在这点上是从战略考虑的。二月份就要我和姚文元同志多关心江初内省的问题。要解决江初问题，江初问题不解决，上海不能巩固。我说同志们不管有多大的风浪冲击，都要牢牢掌握这个大方向，反对刘、邓、陶、陈、曾。我们的教育革命也好，文艺革命也好，工厂的改革也好，这一切都是为了把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修正主义的总代表是刘少奇。才谈得上斗私批修，不能忘记这一点，一忘记了内战就安紧张，自己就要打自己，炮火就乱了，不晓得在那儿打，其他也有很多问题，我想找文艺界的同志单独谈一下，摸一下情况，附带了解一下出破卫生，卫生局革命委员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吗？我希望你们，第一、掌握大方向。第二、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分析，形势判断问题去具体分析问题，然后交反馈意见。九月十一日江青同志在北京以少毅人的谈话上有一个讲话录音有没有送到，有一个讲话把稿纸整理，这二大可以送出来，江青同志对文艺界的讲话是中央文革讨论过的，发了文艺界出破界的同志都可以看看，卫生界也可以看看，那个讲话包括文科大学，都是资产阶级应堆的地方，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取得最后胜利，这个胜利能不能巩固，老实说还是在这些单位。因为工人阶级队伍有改造的问题，但这个队伍我们完全有信心，上海的局势所以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工人阶级队伍好。我们有这么强大的队伍，知识界方面的工作，我这次回来需要了解一下，看能不能同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对斗争有些问题，包括公安局的问题，这些我想了解一下，另外还有一些。我主要想谈掌握大方向



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最紧要的了，工代会我还没有来得及了解情况，看了一些材料。工代会要开好，因为上海的工人阶级发挥这样大的作用，不建立一个好的工代会，我着说不出去。工人希望开好，中央也希望开好。这还是主席到上海时候谈的，主席也很关心工代会的问题，具体问题比如说同时开革会的关心问题，这些问题，我觉得是容易解决的，不会把开革会拆垮台的，也不应该拆台，以前说过我个人的意见请双方协商一下。各革命组织之间完全可以协商的。比如说按系统联合了，但一部分工人要去参加工代会，可以满足领导，以原来的系统为主。这个系统怎么解决，将来再说。

现在以你们（开革会）为主，参加工代会对你们没有损害什么。不要为这些事情而耽误时间了，你们最近打电话给我都是这些事，这一点就不从大局来考虑问题了吧！机关的精兵简政，这个问题不是姚文元给毛主席写信时才提出的，早了，主席对机关的精简是只提了十几年了，你们查一下，毛选第四卷里就有：「边城就有一个精简机关精兵简政的问题。精简机构越简越大，十七、八年采精简越多，这是什么辩证法也不晓得。这次文化大革命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要小看它，不是那么容易解决，很大的问题是人员的出路问题，这些人在那里放。不是各得其所，那就是表面上精简了，以后就又跑回来了，我们的经验教训多了，所以要经过辩论，经过充分的评论才能够解决，要多造几个方案，不要想一个方案就干了，有些机构的改革要经过中央的批准。上海不能搞独立王国，上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海，很多事革命委员会不能做决定的要报告党中央、毛主席，你们说现在咱们说干就干，砸掉就砸掉，砸掉以后怎么办？砸掉对不对？这个问题要不要报告中央，公司一级统统要砸掉，一看好大的气魄，胆量好大。但是不谨慎。杨子荣上山少剑波对他讲要大胆、谨慎。他是讲辩证法的，光大胆，问题是福了。光谨慎就不能上山。所以少剑波是一个好的指挥员。

要大胆要谨慎，大胆的敢说，敢想提出各种方案，上海市革委会改成100人最好，要敢想敢说，这里有多少人呀？怎么办？所以采取简单的办法，开卡车把这些人送到工厂、农场就解决问题啦！（王少庸：有的把科室门都封掉了）这不是一个办法。封掉一个门有什么用，我们要接事买，讲道理做充分的思想工作，包括这些人下去。要做充分的思想工作，你们以为这么简单，群众组织精

（五卷开头文章就有）



筒可運了，那個回去都不願意，叫學生學生不願意下去，叫工人  
人不愿意下去，叫他回工厂就说压倒造反派，叫干部啼里哇 哪  
个下去，过去每次稍简，都要做很多艰苦的工作，细致的 还有  
很多后遗症，搞不好看起来很快，但回过头来又是大的反复，争下  
好是有反复的，因为没有具体分析，没有做妥善的安排，要求大胆  
谨慎结合起来。不要一天到晚谨慎，什么事情也干不起来，只了大  
胆不多考虑一下就会出现反复，新的办法还是站不住，我们还站  
不住，还是要复辟，要把这两方面思想按目前的机关要搞斗批改，  
有的斗也没有好好斗，好多人放在那里，根本没有动，这个队伍也  
没有清理，都下去，下去怎么办？矛盾下放，还是刚才讲的要把机  
关内部的斗批改抓起来，机关干部有很多的意见，讲革委会这方面  
对他们帮助不够，这个意见批评要接受的。工代会的问题，今天不  
能谈了。另外找个时间谈。工总司与兄弟组织只能是互相支持援助，  
我原来估计很简单，没有想到这样麻烦，麻烦，不要紧，没有麻烦  
就太舒服了。

上海戏剧学院《革命夜》狂妄整理

1967年11月22日

(註：未經本人审阅，仅供参考。)